

中国人在习惯上是看重过农历年。阳历元旦才放假一天,农历年规定要放一周年假。举例来说,在我小时候家里根本不过阳历年。将近农历年关时,年的气氛才热烈。首先是掸尘,从天花板掸起,还要擦玻璃窗,拖地板,擦亮所有的镜子。连雕花家具缝缝坎坎里的积灰都要用筷子头裹着抹布擦净,铜把手用擦铜油擦得锃亮,小孩都会自告奋勇地参加。有时临近小年夜父亲才舟车劳顿地赶到,好在家里已置办好了年货,主要是做年夜饭和招待年初头上一拨拨来拜年的亲朋用的。母亲是过年时的总指挥和大厨,姐姐们当二厨、三厨和采购。我会做八宝饭,先在碗里涂层熟猪油,摆上剥皮去核的红枣、核桃仁、莲心,然后加层白米飯和一层豆沙,再加一层飯压压紧。吃的时候蒸一下倒扣在盆子里就行了。

年夜饭的菜是从小年夜就开始烧起来的,大年夜再继续。到晚上六时左右,就陆续上菜摆满一桌。暖锅是年夜饭必备的,那是上大小小的铜铸汤锅,中间有烟道直通底部的炉膛,内烧木炭。暖锅里放了鱼丸、虾圆、肉丸、蛋饺、冬笋、香菇和线粉之类,绝对没有麻辣烫重口味。一家人团团

围坐在一起,其乐融融。鱼在当晚是当摆设的,至少不能多吃了,那才能“年年有余”。

在孩子的感受里,过年总是很开心的。一是食物特别丰富,二是有新衣服穿。棉袄棉裤和棉鞋都是母亲从秋天开始做的,鞋底也是自己纳的。只有单衣夹衣才请裁缝上门来量尺寸做好再送来,很少买现成的。艰难时世,尤其要节俭。年初头上,长辈来了要在拜垫上叩一个头,给不给压岁钱无所谓。来了小朋友,就可以一起玩。就这样,兄弟姐妹在年岁一年充满仪式感的“过年”中长大成人。

现在过年的气氛是否不如过去?也不能一概而论。一般来说,独生子女家庭会冷清一些,而非独家庭人丁兴旺,肯定会热闹许多。今后两胎家庭的子女成家立业再生两胎后,每到过年,祖孙三世同堂吃年夜饭,得放八张椅子才坐得下。如果在饭店吃年夜饭,最好订个包间。不过,年夜饭也不一定非在饭店吃,因为根据我的经验,这一天晚上饭店门庭

若市,一桌难求。要提早预订,饭店的刀就磨得非常“锋利”。现在工薪阶层平时的伙食都不差,上饭店已成常态。各种风味的饭店鳞次栉比,除了非洲系饭店没见过,许多国家的美食都在勾引城市居民的味蕾,更不必说国内各

大菜系和各小菜系的饭店开满了大街小巷。例如我跨过一条马路,五分钟就可到达一家开在西式别墅里的藏式餐厅了。

有人说,不放放炮仗,年味也没了。对此我不大苟同。在没有禁令或有禁不止的年里,往往是睡眠不足的。除夕夜等第一批炮仗响完,岁也守了。躺下没多久,第二批又响起来了。有时天还没亮,第三批又把人闹醒。至于初五迎财神那天,初四夜就有人放起炮仗接财神,有点抢先的意思。到初五更多的炮仗烟火燃起来,财神爷忙得团团转,不知去哪家好了。放炮仗扰人清梦,污染空气,引发火灾,所以还是不放为好。实在要放,可以开发一个炮仗软件,在手机上放视听效果也是不错的。

如今过年气氛最浓的,可能不在城里,而在风尘仆仆的春运

途中。一月十日是上海的春运首日,39万旅客从铁路上海站出发,预计春运期间发送旅客1362万。此外,还有坐船坐长途汽车和自驾摩托车出发的。

据权威部门预测,2020年全国春运发送旅客可达30亿人次,与去年持平略有增加。目前世界人口有70亿多点,中国的春运,等于运送了40%的地球人,年年开启了“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”。平时在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大军长途跋涉,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与父母和留守的子女团圆。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能带去更多经济的支持和精神安慰,那么会生出更多的欢喜,他们的年也会过得格外红火和幸福。

据史料记载,早在汉代就有“除夕”之称和吃团圆的习俗。外出的家人都要赶在除夕前返回家乡。但事实上许多人不能做到,所以古代就有不少文人写诗表达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苦闷。现在在水陆空交通工具四通八达,应该远胜过去了,当然人口也几几何级数地增长了,所以还有买票难的时候。在此我更愿引宋人李处全的《水调歌头·除夕》中的几句,来祝福千里迢迢回家过年的朋友们:“今夕定何夕,今夕岁还除。团栾儿女,尽情灯火照围炉。”

在安福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寻了个临街的座位消磨时间。资料上说,咖啡是从埃塞俄比亚开始,沿着印度洋向世界传播的,且土耳其人喝咖啡喝得最凶,因为他们总结了:咖啡要黑如地狱,浓如死亡,甜如爱情。

曾在英国伦敦摄政街上的皇家咖啡馆喝过一次咖啡。这是一家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咖啡馆,其最吸引眼球的顾客是英国天才作家奥斯卡·王尔德。王尔德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,几乎天天泡在那里,和他著名的恋人阿尔弗雷德·道格拉斯。不过据说这几年经营不善,皇家咖啡馆也已关门落魄。想想也没什么遗憾的,网络时代,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都成了没落的旧学,还好,挂在咖啡馆墙上的那张王尔德肖像画,听说倒是被卖出了个好价钱。

眼前这条安福路,长862米,东起常熟路,西至武康路,1915至1916年间辟筑,初名巨泼来斯路,1943年改今名。在都市客心中,安福路总是和话剧牵扯在一起的,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在这条小马路上。有趣的是,上海小剧场话剧的兴起,还真和一家咖啡馆密切相关。那是2000年左右,上海出现了一家颇具话题效应的“真汉咖啡剧场”。咖啡馆里每周都会上演一场小剧场话剧,你只要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边喝咖啡边欣赏演出。很多著名的小剧场话剧都在那里上演过,可惜观者寥寥,根本无法让这种经营形式维持下去,咖啡与话剧的姻缘只维持了两年。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那家咖啡馆?或许这并不重要。有人把王尔德最喜欢引用的那句话作为真汉咖啡剧场的墓志铭:我们都处在沟渠,但有人在仰望星空。

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浮想连连,咖啡馆的背景音乐竟然是理查·斯特劳斯的《堂吉珂德》,边听边和音乐中那个可爱的骑士一同做一场白日梦,倒也十分享意。我猜想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应该知道,安福路上还隐藏了一家十分别致的图书馆——塞万提斯图书馆。塞万提斯图书馆虽然小,但拥有超过一万册的馆藏,旨在推动和传播西班牙文化。

《堂吉珂德》是西班牙的国宝,由作曲家信手借来,植入音符,编排出另一番意象。乐曲的终曲是斯特劳斯作品中少有的抒情,堂吉珂德暮年回首往事,直率和真诚。大提琴家王健曾对我说起他最为感动的一次演出,那是在法国演奏《堂吉珂德》,当拉到终曲时,忽然看到前排的一位老妇人已是泪流涟涟。落日余晖的映衬下,堂吉珂德骑马缓行,他那巨大的背影掠过几个世纪的旷野,一直伸展到我们身边。

《堂吉珂德》的小说作者塞万提斯身世凄惨,他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。《堂吉珂德》刚写完,他又莫名其妙的入狱,虽说当时《堂吉珂德》的出版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到了塞万提斯晚年,他又看到了别人伪作的《堂吉珂德》第二卷,于是又披挂上阵,续写第二卷。在第二卷出版的次年,塞万提斯因为水肿病去世了。早几年,在诺贝尔文学院举办的一次评选活动中,《堂吉珂德》被来自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作家推选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。何以成为世界最佳?答:它揭示了一个人生中最大的难题——理想和现实间的矛盾和无奈。

难忘年俗穿新鞋

尹军
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,年味浓而祥和,印象最深的,就是大年初一母亲给我换装穿新鞋。

初一早上,眼睛一睁开,听到响动后的母亲,便会春风满面地来到床边,帮我换新衣,穿新鞋,嘱咐我起来后先去后院叫奶奶。我穿着花布新棉鞋,一跳一蹦地赶往后院,见奶奶正在家堂先祖牌位前合掌祭拜,默默念叨。小辈绕膝,围着奶奶磕头拜年。奶奶开心,笑得牙齿不关风,喜兴兴地外溢“财”气,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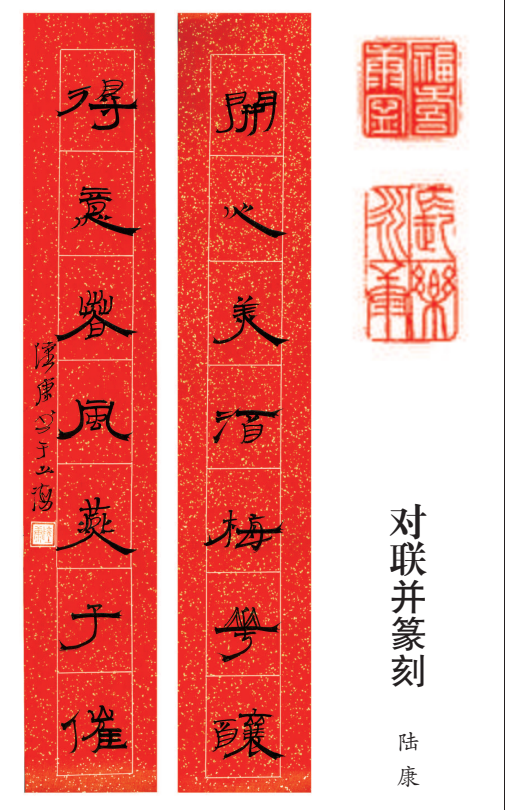
拜年的小辈一人一个红纸包,里面包着略表心意的压岁钱。

乡下古朴的年味,飘逸着敬拜的风习。祭祀天地祖宗为大,相拜高堂长辈为上,再就是亲朋好友相互拜年。在初一后的日子里,我穿着红棉袄和开着朵朵红梅花的新棉鞋,跟随着家人走过一村又一村,披红挂绿拜年。梦绕乡俗,红红火火的年味就在脚下,是行走拜年拜出来的和美吉祥。

今又过年,高寿的父亲依然活在此世,而八十多岁的母亲已去世四年。母亲心灵手巧,会刺绣,会缝纫,会裁剪,会做鞋。她这一辈子,给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做过上百双新鞋,有布鞋、棉鞋、单的拖鞋、棉的保暖鞋。她纳

的鞋底,针眼线脚匀称,平整结实耐磨;做的鞋帮子,左右对称,松软贴脚,挺括舒适。记得有年元旦前,我应征入伍去参军,母亲摊开报纸画图样,又找来些结实的旧布,自制面粉浆糊,层层抹在布上,晒干后切底、包边、黏合,一锥子、一顶针地纳起了鞋底。我对母亲说,都什么年月啦,还自讨苦吃。母亲却说,你爸参军去打仗,我做了布鞋送他走;今天你去当兵,妈妈送你的还是一双布鞋;无论你走千山,过万水,想到妈妈给你做的鞋,就不会忘记妈妈,忘记家。

虽然旧年俗已成过往,但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人情未变。每年春节早起,我都会想起往事,会脱下穿习惯了的皮鞋,换上母亲生前做的布鞋,感觉母子连心的温度,就像立春祛寒那样,暖在心头。



京都纪游

陆加梅

(之一)

前度巡山叶已丹,此番渡海未天寒。看来要在他乡老,一似故园随处安。

(之二)

琉璃净界琉璃坠,散作天花落四方。红叶寒苔夺人眼,无端忆得董香光。

(之三)

无中生有仍空相,以少观多一笑贫。梅病江南定庵痛,海隅不乏弄松人。

(之四)

山枫如契印泥红,尽染禅林色不空。叶落苍苔寒点地,清凉又是一年终。

(之五)

时因无竹择邻处,不为脍精仰圣人。过了随园少诗话,米其林里食单贫。

(之六)

广墅高平果树栽,琵琶湖水到眉前。百年同此山川月,曾照曼珠禅榻眠。

(之七)

钱行梅酒未盈樽,秋色无声潜入魂。今我去来皆如愿,早将心事付祇园。

从前过年辰光,苏州城里家家户户会挂起玄玄的喜神图轴。所谓的喜神图轴就是历代祖宗亡人的画像,似乎都是顶戴花翎上了品级的官员呢。附近有家老虎灶,过年之时也悬挂他们家的喜神图轴,老板娘还眉飞色舞跟前来泡水的邻居说,他们家喜神图轴上是货真价实的三品官。我当时就觉得奇怪,怎么三品大官的后代烧起了老虎灶呢?后来,我家对门开黄包车行老板的父亲去世了,我亲眼目睹他们请来的画师也慷慨地画了个三品官呢,可这老板的父亲明明是个箱着袖管晒太阳的糟老头呀。可知寻常百姓去世后,其后代都要让先人过过瘾,连升N级哩。

隆重祭过祖宗亡人后,挂喜神是全家守岁时男人们的庄重仪式。老底子所谓的过年有两次仪式,一是过年,一是过节。过年是祭祀天地,过节则是祝饗先祖。我懂事时,我们家已然家道中落,过年的仪式名存

实亡,笼统与过节合二而一了。不过我看到过邻居家过年的仪式,蛮像样的,“太牢”(牛头)没有,“少牢”(羊头或猪头)还是有的,还有整条的鲤鱼和公鸡,谓之“元宝鱼”和“元宝鸡”。

我们家只过节,也是很庄重的仪式。大年三十一早,客厅里就摆开了三张八仙桌和一张半桌,都围了大红的桌围,香炉和烛台都擦干净了整齐摆放,供菜也陆续端上,冷盘和大菜错落有致,大菜里整鸡和全鱼必不可少,还要放些水果,如橘子和荸荠,此时的荸荠也被唤作“元宝”,被唤作“元宝”的还有青橄榄,那是泡的“元宝茶”,供先祖清爽口舌之用。素菜中黄豆芽和青菜也须备妥,叫做如意菜与和气菜。除了菜式,酒也是必备的,是绍兴酒,须由家族中最长的男丁来斟酒。到傍晚时分,我看着伯父十分虔诚地一一给几桌排列着的酒盅斟酒,每斟一排,辄深深

唱上一啫。我曾问过祖母,何以要摆三桌半?祖母说,正中的一桌是最嫡亲的祖宗,其余两桌分别是堂房的祖宗和表亲祖宗,至于半桌嘛,是祭的从前去世的佣人。我觉得奇怪,佣人与我们家有什么干系?祖母道,这是规矩,祭了佣人,我们家今后可以代代有佣人嘛。其实那时我们家早用不起佣人啦,只是佣个“走做”(类似现在的钟点工)而已。

斟罢酒,天色渐暗,就开始燃烛上香,就意味着祖宗亡人开始赴宴来了,祖母和其他长辈让孩子们别出声,靠壁站着,别乱走,尤其不可碰了桌椅,怕惊扰了祖宗。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,真怕踩着了哪个祖宗女眷的小脚,引出一声尖叫。叔叔还跟我们打趣,说是此时将奋

箕箕在头上是能够看到祖宗原形的,遂愈加添了祭祖现场的神秘感和恐怖感。

烛影摇红,香烟袅袅。心里只巴望着香烛燃尽,可以享用供品吃年夜饭呢。二哥偏偏又诡谲地说,祖宗用过的菜肴已经不鲜了。管他,肚子早饿得咕咕叫啦。终于香烛尽熄,且慢,还有道程序没结束,那就是焚化锡箔元宝,意为让祖宗们临行带上些银两呢……

年夜饭毕竟丰盛,年夜饭过后是守岁。这时伯父、父亲和叔父郑重其事要挂喜神了。一只大的轴箱拖出来打开,——呀,好多图轴啊,除了收藏的书画大抵就是喜神图轴了。长辈们将它们一一展开,端详着,依序在客厅和厢房里悬挂了起来。母亲姊妹她们摆开阵场搓圆子,预备年初一煮吃,老祖母则饶有兴趣地给孩子们讲起了喜神图轴的故事,她会一指点给我们看,哪一幅喜神

画的是哪一代祖宗,这祖宗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故事。我们听着似乎都是什么官宦,多半年轻时怎么用功,考上了什么功名,当了府台道台之类的官员,为官又是怎样地清正,得到了什么好的嘉奖……言外之意要我们好好读书,读出个名堂,也像祖宗一样光宗耀祖。这当儿已经夜深了,瞌睡虫早营营袭来,我们哪听得进去?呆望着玄玄的喜神,害怕老祖宗从图轴上飘然而下,生生把我们挟持去了。

这一宿当然是睡不宁贴的啦,梦里充塞着喜神画像,直到开门炮仗轰然炸响,起床穿了新衣裤和新鞋,来到客厅和厢房,但见祖母和父母他们已经给罗列着的喜神画像焚香点上供品啦。

“北窗腊肉,南窗晒褥。东窗摇竹,西窗剪烛”,腊月窗檐下。

十日谈

年俗味儿

责编:杨晓晖